

四
書
輯
釋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蒲田王元善通攷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論語

惟禾曰前七章言仁辭多言字之類一躬達之一家一國大器具只言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反知去聲

里仁而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

心而不得爲知矣語詞本意只是擇居擇字用上包爲文義子引來並擇術又是一意○黃氏曰居必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則怡保愛以全其生出

知故哉夫子孫子感而數曾多君子以此也○熊氏曰孝子

篇言觀仁此言知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交其士

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此皆資於人者也○編

行仁厚之俗則美矣○先師曰剛隱蓋惡神諒是非皆人之

知則失其是非之心知之本心也

仁

天子以禮

孟子以禮

仁里

尊爵

安宅

擇不與仁

焉得知

莫之與而仁

是未知

見或問詳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格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饒氏曰

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父約必濫父樂

必淫張氏曰不仁者強而暫如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

水之流出外去故曰濫久來者為富貴所溺而於法之外如

知不意至於窮者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濫濫字是窮斯濫

對華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如聖人之言待人以厚

一失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生其長者惟仁之本也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辨益如此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道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語源添謂仁者內謂也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

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意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將所以千方百計非要克去私意心便仁者心
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知者之仁也利仁者心於仁耳補氏曰無所往不安也不與利而弗去是也致望胡氏曰辨之飯饑茹草若將終身被疹
損汶上層之季文子育之安平仲此利仁者之久如約長也
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誠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錄朱子
二句以爲上蔡見識直是安仁者非顏閔以上註去聖人爲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

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

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錄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地位
知得此味滿未到安知。輔氏曰存言其味又到此則知者
有所以存其體則不亡。○所經理其用則不亂。○仁者則不待
之問。是說此仁熱地他人於此如能存於彼或不能存於
此如能理於他或不能理唯仁者內而面如此外而亦如此
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如時外謂存如物。○詩書禮樂等事粗細
用常行如遠謂非日用常行如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細如
治錢穀甲兵等事。○存理是事。○吳氏曰易繁論語
知而仁主行也。○通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
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唯恐失之焉。
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無適不然

所以安仁

無適不然所以安仁

必盡必淫

所以利仁

不易所守所以利仁

不奪於物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自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

有公三也也。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
 有人好惡皆於理而未無私心有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無私心

尚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字。
 解尚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字。

忠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
 忠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

能好惡。是出心而連於事。故不可不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
 能好惡。是出心而連於事。故不可不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

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則此言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
 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則此言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

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
 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

別哉。○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
 別哉。○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

正者。心有所繫。私於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
 正者。心有所繫。私於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

好惡也。
 好惡也。

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仁者好學。

以情言

以心言

得公

當理

無私

此仁者之用

此仁者之躰

此仁者之用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詎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

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

事矣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

之事可保其必無矣○陳氏曰此見孔子小人分路猶向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舉則無矣通書解

存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尚虛或

者實之編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

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陳氏曰誰言志有三曰

志孝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

無心失理為過

雖志仁未必無

有心悖理為惡

誠之為貴

苟志於仁

以善則未必無

以善言可必其無

雖志仁未必無

有心悖理為惡

誠之為貴

志於仁則必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

之類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生我衛卿可得

盜賊註設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密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錄

得則害義理故不處貧賤不當得而得則自來義理已居之何害不可計哉云不當得而得及求去之心

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首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乎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

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者實之實因

○魏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
補氏曰貧字去審字相反
貧字去安字相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清立曰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同之間而
已也語詳杜預謂華次之明言草草不成禮也便見此意左
非如大賈大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之間
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取而不仁黃氏曰
此章當作三節考其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滿是德或曰
去至於終食不違又是一個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不然猶是平居
日事可弛而至於造次顛沛必於是無取而不仁非平
時行養已孰至此雖不失其本若能至此猶以於是仁乃
至極密工夫去其去安仁也已不遠矣然若無德底根基豈
有懷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
於此乃用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
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法
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此
日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
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遺闕之虞
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君子於仁

以無處不用功

富貴不去仁

貧賤不去仁

終食不違仁

造次不違仁

顛沛不違仁

取舍之分明

存養之功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比目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

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語錄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慶於好

仁者是資性渾厚底則
底蓋惡之心物多聖人
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
仁者加乎其身上是為
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
惡不仁者如惡臭惟恐
是已不仁上事非是傳
而惡不仁者天下人而
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未
不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
重勉或曰蔡氏曰論齊
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
齊。魏氏曰好仁者不
者未便使是仁因其惡
與好然之辨。既惡不仁
濟不使不仁之事。
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難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

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

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數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錄有一般

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

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

子所以反覆而數息之也補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用

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補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用

是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數也補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用

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之心矣補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用

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補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用

以成德之難得言

未見好仁者

論其德初無優劣

仁

論語精義

未見力不足者
蓋有力不足者

論其賢或有強弱

論語卷六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語錄君子過於厚則愛難足也然亦足於

則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

忍四者血川止是卒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若

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染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

矣○或問采劉氏曰問公度管叔監殷而管叔以叛叛昭仁

不知禮而所以為仁也○輔氏曰聖人之情於人之過多不致察

其黨而厚薄愛忍目無不包也○觀過而顯人之過也各於

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也○觀過而顯人之過也各於

小人而言彼人之仁不仁可見也○觀過而顯人之過也各於

實重在高一邊觀過知仁。然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而足，以見其仁。如商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如其過而不知，不忍向侍。○吳氏曰：後漢真祐謂掾俞胤以親

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通鑑後漢書真祐與希

政唯二論，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怨。高夫孫子，齊夫小吏也。

私賦民錢，而衣以進，使其父衣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使

歸謝父，後以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

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通鑑人而過，兼君子

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无

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入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觀過

以君子言

以小人言

失於厚

○其仁可知

過於愛

失於薄

○不仁可知

過於忍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又遺恨

矣胡多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生順死安四字本義子西○程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

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死為

可乎語錄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患知之未真耳如得則

只如此便死亦在死中○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也○

雖長生亦何為死也○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

則生也○枉了死也○黃氏曰此所謂聞道也○

有鶴透徹外○死也○黃氏曰此所謂聞道也○

講也○陳氏曰此所謂聞道也○

幸若不在此○死也○黃氏曰此所謂聞道也○

聞人無不死了一生也○馬氏曰此所謂聞道也○

多能聞之○胡氏曰夫道不可得聞也○

不難其生而後死也○

冥行而已○不在天地間做人則聞道則動云為是非皆不知

死方安周如首子得正而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

海要易箴尚兀雅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且
爲請此章重在闡道不在死生○漏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
之學則道者此心真自得乎此理朝聞道夕死可矣○
然貫通者此尚無平曰精微之動必無一朝發悟之妙謂之
人而味其所以爲人之理復可乎不可乎向矣一字令人傷
然有深淵○
首則○
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後之所謂道則以
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
斤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專端而
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許謙曰聖人言死可幸其極重
者言之而無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
也故集註以注○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向性反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
足與議也○
又于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外物來誘則
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以
無惡志於道則義得大綱凡人有志於孝皆是也若未得來
況而不切則未必無我惡衣食之事○或問求安与求飽者

以滿乎口體之矣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比特以真
不美於視聽而自而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素然
安者之矣陳氏曰志方未而未有得安保其無外役
以分之二王氏曰先師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遂和見
先師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遂和見
惡衣食則與不齊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遂不
矣言此以厲爲士
而識趣卑陋者也

志

- 以君子言 食居無求安飽 可謂好
- 以士言 取惡衣惡食 未足議
- 以夫子言 憤志食樂忘憂 所以聖
- 以君子言 簞瓢陋巷不憂 所以賢
- 以子路言 衣敝緼袍不恥 所以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必二反 程子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
必二反 吳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口更作韻二反
必二反 專主也 義傳曰曰誰適從是也
必二反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使上為焉

一八公子築浦與魯士爲浪而賦曰孤裘泥首以孤膝爲老
者之裘也虎音蒙虎首亂兒言貴者之多也二國三公清
大猷釋國故孫公占一公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聖則爲二公子所怨聖之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所適莫不肯也此從也然惟義之從不可先燕適莫之念也
○謝氏曰道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
幾評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
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
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輔氏曰道是體
孝以道爲主而隨事以應有義存焉效物爲義心無適莫只
看義合如何隨若有所向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
有所依者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得在妄行無適莫而
義之比則步二著實也○饒氏曰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
至物來塵心觀聖指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
住若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
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正且是實理故
未適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義之從

必存焉

心非有倚

無可

有義存焉

以佛也言心無所住

或可

猖狂自恣

語釋卷九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懷刑謂畏法恠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

已矣○尹氏曰樂善謂德惡焉路不善謂德所以為君子

苟安土務得德所以為小人或不仁必以刑言則當仲所謂畏

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以

不持懲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淺深矣○誠氏曰或則

有深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誠氏曰或則

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為周此和同相反者無異否曰或則

士懷其德固皆見為利然與非為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

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先師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

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恣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

所有又此所謂懷土之意此則集註曰小人其對言者甚多此則

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小人其對言者甚多此則

君子小人不問

以君子言

懷德

與不善

趣向之公

懷刑

與不善

懷土

苟安

趣向之私

懷惠

苟得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誠上

孔氏曰翻而放依也名安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誠上必多怨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怨

以問言

放於利而行

多怨

此起怨之端

求仁而得仁

何怨

謝氏說

不念舊惡

希怨

皆遠怨之道

躬身履道責於人

遠怨

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齊斬蔡氏曰集註言讓者
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讓之心而
見於辭尊居卑富居貧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
形於辭拜俯伏者時禮之文爾以禮之實爲國則一否與讓
其爲國也何有若徒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交征利而國危文謂
禮何哉。○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文謂
後義先利不奪不讓此正是不讓如如何爲國天子是以春
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
故有爲而言。○佐師曰出於人於受之辭始或共讓而卒也
實受非讓也。○以辭讓之失心於辭讓之實始或共讓而卒也
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无禮之心於辭讓之實始或共讓而
爲用意蓋在言外也。○通曰能字亦緊要行禮共讓能讓爲
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發讓而不能者故。○禮記黃芻曰
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礼使有禮則上下之氣截然亂
何從起辨者讓辨行皆讓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
所生故曰能以讓辨行皆讓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
禮讓爲國何有

以禮之實

謙遜抑退

必有其實一爲國爭何有

定國以禮

以禮之文

玉帛交錯

升降俯仰

徒具其末一為國知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率其位者

語解 惟言不徒無位可知謂可

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補氏曰求

不求無位

在於有所立

所患戶位

此以名位言

以名言

不患無名

在於有可知

所患虛名

○求其在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

參乎者呼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

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聲然一理存而泛應曲當去用各不

同則爾則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

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

所得荀子勸學篇曰積力久則爾則曾子果能默契其指

即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錄一是一心貫是万事看其事業來

之後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此一事是一箇理及唯

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箇中流出如木千枝葉葉都

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中流出如木千枝葉葉都

都是從這一箇中流出如木千枝葉葉都

變曲折無不詳凡一點他便觀禮記魯子問中問喪禮之

而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須去方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對萬

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

這索子與之今若殺一錢只有一條索子外別何以貫之

愁不理會得。只愁不理會得。實聖會貫未得便言。
一天資高者。宜為辨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

子出。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天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

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

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此就聖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

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博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

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

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此就聖人分上。後下。一步。借孝

之體用。語錄。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箇

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

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聖人一箇渾淪。實底流行。貫注地。更下不

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此無為底。忠恕孝者。是一箇道。聖

力底。忠恕孝者。是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

則此語極是觀功。忠在聖人是誠。在聖人是仁。仁與誠

則說則亦不己。無學之問。斯在李者則為忠。忠在夫子則為

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應曲當者則為忠。忠在夫子則為

其所以也。一即體貫即用。體而用。顯故用。可見李者之所能

當借待生。必非一人。獨乎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取蓋

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

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

可見矣。本語錄一本是統會。萬殊是流行。如在大道言之。一

而只是。一箇自是。一箇萬殊。則是在日月星辰。則是一理之於

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萬殊。則是在日月星辰。則是一理之於

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

之所貫。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

用而釋之。道不實。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天道之

道之明。言天地也。亦不。程勿。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固存

復明。言天地也。亦不。程勿。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固存

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

周禮。於義亦通。一誠而。天地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

而乃事自然各當平恕李者永利此也位且與不忠恕二字

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魯子以一言本

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既未得以致降下之一等告以忠恕要一忠

恕也即是誠也誠是道之體會誠是道之字指所而而言者一

在道也一是指道之體會誠是道之字指所而而言者一

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

曰一本萬殊殊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

字李者所易曉便可用功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

以貫之李主於誠身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

其告人使就行外說○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

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

與不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夫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

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是已感而未滅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道忠是

然然則是隨事應接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道忠是

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箇一箇分着便各有一箇一忠

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德之亦推這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忠

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問推程子動以天矣又以忠為

人之求德而動以天貫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

道恕為人道何也且尺已推已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

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其已行而不相持則於此無
己矣此與違背不違異者動以天下告曰中庸之言則易
以人矣此與違背不違異者動以天下告曰中庸之言則易
體無安故曰未嘉陳氏曰忠者對立底道聖人以用言其
聖人之忠是天天其用推行人之忠是人是黃氏曰以聖人比
天者之忠是天天其用推行人之忠是人是黃氏曰以聖人比
有箇天者之忠是天天其用推行人之忠是人是黃氏曰以聖人比
則曰中庸是以用是人之天聖人必章忠是人是黃氏曰以聖人比
道是統心之有主真大本是專指未發外言之微有敬毫無問於未發
已發程子只是情大本是專指未發外言之微有敬毫無問於未發
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又曰惟天之命於焉穆不已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語錄維天之命於焉穆不已也
不待推而無也陳氏曰天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
地之道無息也此論詩二句以言天之道而萬物之道無息也
命之正此論易二句以言天之道而萬物之道無息也
誠無息者道之體則天地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則天地之言
程子此條而數萬物之計是謂乎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借思以
源於我子而數萬物之計是謂乎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借思以
明一貫是將一貫放於下說起說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
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放於下說起說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

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誰可告

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數人各因其才所以曰

亦猶夫子之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對乃下學上達之義

告曾子也

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

忠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恕到程子又後上一階流天地之中恕其實只是

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李者之
忠烈則人之意也。語錄曾子父子相友曾無天資高明見得
法高如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資本曾合下不曾見得却
正曰照間情累酸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
其子虛實之分孝者其必有以辨之。先師曰曾子之孝行固
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注。曾子之孝行固
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也。况大孝成於魯子格物致知實大孝
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能。前此許諸日。固外第一條亦四箇
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前此許諸日。固外第一條亦四箇
聖人聖推己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
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道不遠。以下是一條。節動以
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履道不遠。第一條。節動以
氏又數回以己及物一貫。以上。金履祥曰。首一條。節動以
子之志。恕後一條。及物。語造化之中。忠恕道不遠。第一條。節動以
己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此是提挈
此是發下。一。級明曾子之意。

宋地以無四

至誠無息是忠
各正性命是恕

動自天

忠恕名義

國人以爲國

渾然一理皆忠

泛應曲當皆恕

○動以天 一貫可見

盡己之心爲忠

推己及物爲恕

○動以人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

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

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

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

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語錄君子死而後已此章以

爲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語錄君子死而後已此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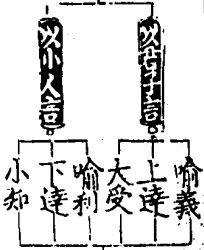
是於北折鐵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語錄君子死而後已此章以

利則君子小人者於此當辨其志語錄君子死而後已此章以

人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語錄君子死而後已此章以

子思論倫以後事象山景發端以前事。王氏曰：篤好伯仲
後志謂在倫先也。南軒張氏曰：事者莫先於義利之辨。
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
聖之所未發也。先師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然義之所
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
利必先明辨其義。義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
天淵判矣。

君子小人之不同



其類如此 勉齋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莫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莫已亦有是惡。

此察

○明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

美入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精十明氏曰見人之

可責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言短我何以不若

人必頌猛勇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

知後是情欲因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思已亦有是惡

否所不能道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

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爲己之孝也

君子自脩之道

以察而爲言

擇善者而從

惡則棄遠

以里而爲言

其不善而改

見賢思齊焉

以事而爲言

見不賢內省

見善如不及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幾微也微諫曰微

諫不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以下皆內
也下皆內
由愛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愛之形見者也
所以謂然直遂其亡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悌則復反又諫也
語曲作敬不違已是不敬了又須
無過之也見父母之不從應謂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
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彌聞聖軌
同也
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也
不日也諫而日諫或就字有深味然以諫怒欲諭少母
諫於道而已古號字未從火後非方加之耳○眞氏曰起者
諫使親得罪於天入起敬起孝諫而不撻亦起敬起孝者敬之
况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不撻亦起敬起孝者敬之
外豈容有他念乎
言然有一息忘乎

不敬不知
敬孝之至一

事父母

不遠有方 思念之切 皆所當然

一喜一懼 交慕之誠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卷并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

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

無失也林氏曰詳味集註非身隨心而動之不能盡其精微曲

不可近遊亦當有方而遊出文有憂變之道聖人言常非

言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胡氏曰委游并事

親是而推之則凡可以照親之愛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

折以委游此章曲盡孝子之心

子曰至孝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殯續者篇此蓋復借出而逸其樂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明氏曰謂念念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

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者○歸因特舉其意無他意也自有不能已

以言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
易矣易去聲。語錄此章緊要在「言」字上。右是無底人未
說了便肥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馮氏曰古
言之必行不能欺行而流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
而已。義理未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斷不知厭之何哉。

言行。

以古自勵

言不輕出

○今多不然

行恐不逮

以言自勵

言貴於訥

○小人反是

行貴於敏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

謂儉約也

語錄約有收斂之意非徒澹而已或曰約是實字若約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

約字是實字若約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

此入事以節約有心則有近本
之音節中節而失則弊矣

○子曰君子以訥於言而敏於行訥去

胡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敏於行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
行以敏於行由我而已不自愛其氣質多責
於事哉○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
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
居之有鄰也語錄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去易生
不偏孤不孤訓交中大字○先師曰秉彝好
德人心所同尚德禱應天聖自然之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觸絕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
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深而反辱求
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
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
去不比父子兄弟以人
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
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
學同也○熊氏曰後篇言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
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皆此意也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

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

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通攷**熊未曰前十三章

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

古今賢人未二章言復心曰不流是格物窮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声下同

力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字也縲黑索也

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

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之中

而非其罪則固無室於可妻也

爾雅有罪集証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

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

其字用夫音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雖當而縲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必非罪自

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或幸免其罪於外何

耻若提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所商賈之

皆安之而無愆也○疏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雖縲非罪

也○齊氏曰臣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遂

為有罪之人天下之

不遇聖賢者衆矣

子謂南宮谷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緇縠又名活字子容謚神至反敬

叔也縠音不縠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去音朝免禍於亂也專又見縠音縠第十一篇

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云語或

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

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

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

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禮合也夫婦言若孔子之

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

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馮氏曰免於刑戮非

之不免聖人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出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亦

以公曰可妻也

在縠純非其罪

不以公曰可妻也

邦有道不廢

命臣五侯

一一

子思子居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名不齊魯人上斯

斯字斯此人下斯斯字斯此德字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

德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曰與其有魯

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魯

之多賢也孟錄論語中說聖人於子賤南宮適皆有大德論者

人皆大賢也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適皆有大德論者

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通子賤曰夫子以君

聖人蓋指南宮適然於此又益之以尚德三字伯玉子賤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善已可言厚

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能善賢

子賤子貢

○名賤調

能取友

○所以為君子

詳見後註

○名貢調

好方人
悅不巷

○未得為君子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音汝瑚音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按明堂位曰

夏曰簠商曰瑚周曰璉也此因舊註想

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設耳外曰內圓曰外方曰蓋子

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

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錄子貢是器之

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能退也此子貢之

材者因下文曰瑚璉者加重其詞爾○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

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全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

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

論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賜之
子貢曰子賜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賜能有所取以
之成材尚有所為而未至於不器也

子貢

以成材觀

可為貴器

以成德觀

未至不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

海內錄佞是捷給便口者。不佞是詞是箇口快

誠人如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發得說。故仲弓為

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觀此章及視故美其優於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屢反 猶應答也。給。辨也。曾惡法。誦也。豈何用佞乎。佞人

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彼多爲人所憎惡爾和

雖俗人所惡而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

實正人所惡而

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人於仲弓之賢

不佞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

不佞蓋以佞爲才而反喜其不佞○蓋未熟者○或疑仲弓之賢

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未熟者○或疑仲弓之賢

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

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

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仁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起然無一

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爰之○理心之德○六字

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無一息之四言莫能盡而後聖賢

大只此十字之義約不雜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後聖賢

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

黃氏曰當聖而无私心朱子攬所聞於師者而心之義加不

息二見而五字全體二字已足亦因其已聞而發其義所獨得

故子文又五字未盡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

理也百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小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

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言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益詳也
 此○陳氏曰仁惟此心統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
 也○餽氏曰此仁者不可不全體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
 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不全體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
 之○說則仁之意蓋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於此
 玩○朱子之意蓋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於此
 人○故著一者字蓋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於此
 體○無一毫之虧蓋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於此
 仁○者之入之說蓋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於此
 之○說也○仁者本心之全體不容少息此不息者於此
 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息此不息者於此
 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哉

仲弓



仁
 不佞 以其人重厚 似優於德
 不知若 以其人簡默 似短於才
 焉用佞 以徒事辨給 不得輕許
 以徒事辨給 不足為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漆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理

此而無事學之疑也聞自言未能如此

時未是之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與推說不如此

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故要自信得又須自

透至元變子疑處方是信得○程子曰陳雖開已見大意故

夫子說之語錄大意便是本初然若不曾見得大意無何

可辨者陳氏曰問於心休上未昭晰置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其不肯便做小底謂有天民者達可於天下而後行之

此其所見處已自高矣世俗諸儒但見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

意爾大補許謙曰此草專言知言只是格物工夫未透

笑曰古久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補只見得明亦不過之

其知得與行得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補或問未見其大者故

至之誠深見之今開之對若自有所見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

余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自有所見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

之於身又如此其明而不容自有所見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

何然曰見大意思則於細微容或有未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明氏曰鑽之見道分明者凡其

自知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

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容其為未信此聖

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補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

味如折不若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就

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錄據此之材已自可仕只身

其先見大意鏡底曰惟其不安於小成初氏曰開得其大

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投程

氏謂善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注采之以曾點事在後

不致孝者點之故去上二字語錄開所請是彼見得此

是見得箇規模是后未及他眼前有得只是踐履躬未到他

許多事皆所不為到此這小底便都點兒得甚高抑於工

夫有德如論見人不如此然則問於語其見趣超諸

已然無意已字有意則益於開然問於語其見趣超諸

而其未易然則不止於此也字當如此看

而其未易然則不止於此也字當如此看

漢雅開會點皆見太家

卷之六

器量之大 夫子所以論

卷之六

氣象之大 夫子所以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用字借

桴棹也

棹房越反編木為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去致君九夷同意

子

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

裁度

持者 事理以適於義也

程氏曰聖人發時聞道之心蓋

有不待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

其平日所言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李爾之對

能字是揚而抑之知所不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李力之

未至也○死師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

義何也蓋勇於義是既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也知食焉不適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也不知食出公
之食焉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乘桴浮海

○夫子之微言

傷於時——特假設之言

○公西赤之微言

過於勇——失裁度之義

○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路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

不知告之補氏曰子路求仁而未能有諸已乃且存養不

矣既不能必其有無故云不知存而有其仁及私意間斷則心亡而無其仁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

所謂心索反賦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心索賦賦以計于

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社家臣之遊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翻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

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貞則禮繁乃固之大政事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孝然必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蘊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千乘之國可使治賦

千室之邑可使爲宰。皆可見之才

東帶可使與賓客言

千室之國可使有勇

子路冉有公西赤

論語卷之九

無非實事

七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彼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明氏曰十者數之終以

者一之對以其彼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顏子之

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吾言

二之驗語錄明睿所照而測而知此句當玩味明睿所照

如明鏡在此物來照則推測而知如將此子火逐些子照去

○補氏曰此一物來照則推測而知如將此子火逐些子照去

周滿益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得一知十亦不是知得

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帶按後漢左進詰孝廉除做云

子聞一知十者顏子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證亦必究

數而言彼豈能知十者顏子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證亦必究

明哲首見冕
而已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而巳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辯以不暇人問其與
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
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
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服不謂自知也今子貢不然故既然之
又重詰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
也孔門穎悟莫如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旨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回賜優者

以賜之

以回之

聞一知十
聞一知二

中人之資學而知之才

上知之資生而知之才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殊朽音許久反朽音

謂當晝而然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壞自也言其志氣

昏惰教無所施也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

也與語辭誤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

重言警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

社則失其義至此畫接而夫子深責之且自疑胡氏曰子曰

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且

孜孜斃反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其惡

致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氣浩然而倦是

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居器惰荒
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
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望者特因此立教以
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懈與惰同言予志氣昏
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矣

宰予自棄之矣

以所見言
以所聞言

遺棄

朽木

美焉

志氣昏惰

才質不美

不可教

不可雕
猶誅

若可朽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志以次
至反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第
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情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語欲向

分則曰無心欲字虛有○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

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

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

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張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

反下頂自好去者乎孟子集註悻悻意故或者疑以為剛然

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語錄剛者外而退然自守而其不

是有計較矜負之意此便是慾聖人懷入直從裏面期出見

便被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凡人從裏面去此中便

無所主焉得壓得○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欲引去此中便

驚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謙者其君而不受則

驚名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色厲而內莊也○血氣之剛

張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則

憂龍氏夫龍之神焉而後之有慾故也○惟義理之剛則

不為外物所奪亦○通曰孟子論浩然氣曰至大至剛之似而

剛之真不悻悻自西落氣也○孟子論浩然氣曰至大至剛之似而

剛愎之辨

以剛言

能勝物一伸於萬物之上

二者正相反

以柔言

為物揜一屈於萬物之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也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語錄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地步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語錄以言不可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著自然而然勿著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必列一反○語錄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難易之間○通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仁恕之別

以自然言

不欲加諸已

亦無加諸人

不願施諸已

亦勿施諸人

仁之實

子貢非所及

恕之實

子貢或能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謂禮樂反

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

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

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

而歎其美也。語錄問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

與天道不可復。是因文章始性天道也。股氏曰。聖人

教不躐等。平特只是。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活以

天者。在。曰。或。之。見。乎。不。同。乎。
 言。其。在。曰。或。之。見。乎。不。同。乎。
 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孔。祭。法。度。信。在。吾。身。故。以。其。文。章。
 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曰。此
 性。即。元。厚。判。真。仁。義。禮。智。是。也。文。章。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字。
 而。難。言。○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字。
 成。章。文。者。象。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以。章。而。成。文。黑。白。合。而。成。字。
 身。教。人。凡。威。儀。文。飾。自。然。成。文。有。章。以。章。而。成。文。黑。白。合。而。成。字。
 你。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性。與。天。道。則。謂。吾。無。所。不。知。
 未。可。震。與。李。者。言。恐。其。隱。變。料。想。也。心。玄。妙。反。躍。等。而。無。所。不。知。
 益。故。罕。言。之。本。至。於。貨。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
 之。謂。道。性。之。本。至。於。貨。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
 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數。也。

去子。

以可得聞者言
 以不可聞者言

文章——威儀文辭之顯然
 性——人所學天理之同然
 天道——天理本卦之自然

學者所共聞
 子貢始得聞

所以歎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反又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錄子路不為已之實與如人之欲食多羞羅
列雖其盡力好與不盡又曾加亦徒然○補氏曰子路之勇蓋羅
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字路之勇用之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
○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之勇門人所以為勇而
裡之難○通曰此即子路聞新行之勇也○補氏曰子路之勇
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者夫子恐其旋踵乎行之勇也
也○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旋踵乎行之勇也
 也○

子路。



行或未及
 故惟恐聞
 故所不憚
 故曰善聞

○善 用其勇

○子貢問曰。孔子子路之文也。子路曰。敏而好學。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凡人性傲者多不好學待其

高者多恥下問問高則卑下故語法有以勸學好問為文者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無而變天之疾通於初葬之婦大前文子怒

將攻之謗於魯危仲危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

遺室孔姑列子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

問也五使疾山其妻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危

實於魯備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危

人奪其妻以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

孔姑文子之疾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

日蓋則謂季之矣申申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疾之妻疾

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昭公

二八年齊得禮禮法法甚甚問問以以一一惠惠言言只只有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恭讓也敬謹恪反克各也備氏曰首

莊敬此又釋為謙遜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已為少謹故以謙遜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而政

祥曰謂有章程李法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之多後精故子產所尊卑也上下有服而政金履伴曰謂使貴

郭車初章服各尊卑也上下有服而政金履伴曰謂使貴

不得踰後章服各尊卑也上下有服而政金履伴曰謂使貴

封疆不取我衣冠之類田有封洫反通水為洫也

有開阡陌相侵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也

正經界止辰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窟井有伍之類左

所公三有作封洫之議有取我田之類窟井有伍之類左

舊公封洫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部公卿大夫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

然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

知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或問四者亦有亭矣。

曰行已之義則民難勞而不怨矣。先師曰事上之敬即民而後

行已之義則民難勞而不怨矣。先師曰事上之敬即民而後

金履祥曰蓋田間民舍并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居為

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

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亦聖人待衰世之意

○吳氏曰數不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

仁者三不知法者三是也。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

信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齊居閔上故曰逆祀也。仲尼知

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發六閔塞陽閔之屬凡

六閔所以禁絕來游而廢之安。發六閔塞陽閔之屬凡

三不仁也。作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禮故曰馬。縱逆祀聽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无其

其立諸政作立則制參詳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

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

也聖人之言

不

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馬曰

其立諸政作立則制參詳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

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

也聖人之言

不

善也。不溢。惡也。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通曰。集註。於使民義。實。其。實。而言。若。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樹。之。及。其。辛。也。孔。子。曰。頌。之。曰。古。之。遺。教。也。就。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不。

取會善否

○君子之德也

○君子之道也

不仁者

不知者

○所善則多

○猶有未至

○不可以言事定是非

○子曰安乎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先。而。不。替。初。心。之。誠。必。以。為。善。交。也。○蔡。氏。曰。安。子。也。多。於。此。以。善。交。而。聖。人。小。善。必。錄。天。地。之。量。也。

交真

○君子之德也

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

○正當如是 范氏說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泮何如其知也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魯孝公生僖伯字

居猶臧也

蔡大龜也

地因名

節柱頭斗拱也

藻水草名泮梁上短

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

俗作藻於於也當時以

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語錄下蓋事聖人固欲人信

乃如此是此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下筮上了安得為知

說他借若是借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

直見他立此義○臧文仲沒其言立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

於居蔡在於山節藻泮耳○先師曰不務民義本天無此意

常相與蔡延問知子門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張子

曰橫渠先生長安人

山節藻泮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

同歸於不知宜矣

語錄二不知

是清鬼神之事

三日獻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知。

以義文仲自問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可以謂知
不務民義謂瀆鬼神——妄得爲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廢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反於音菴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

動音云生闞伯比若敖卒

從其母齊於動而於動子之

動音云生闞伯比若敖卒

見之俱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虎故命之曰闞穀於其爲人也喜怒不形

物我無間去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

其仁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二任三已無喜懼物我無間釋然

其所以三任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也

通說

金履祥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闢死

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闢為令

子玉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

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

為呂臣為令尹其後子文又為令尹子玉復治之子玉死

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又曰左氏傳公二十三年秋楚

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

以為之功使為令尹若曰吾以靖國也夫有

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議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

子文治兵於繁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繁於子玉以靖國也

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為賈曰子文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

請諸內而外所獲我何致此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

証但子文之傳政於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通說

張師魯曰未可知矣

詩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

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隼子心也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三猶吾大夫崔子也謹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也謹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聲

崔子大夫名杼直曰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

須無十乘四匹也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

車一乘則十乘乃十旬西為乘古昔車馬出於一車因以四

其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

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

范大夫之妻東郭之婦也齊莊公與崔杼通

崔子之婦驪人持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也言前不為

罪而伐之曰昔必將殺欲我公以論于晉而五月公問朝于

齊甲戌齊人質于空焉齊人質于空焉

子命姜侍人質于空焉齊人質于空焉

許其清而不許其仁齊人質于空焉

許其清而不許其仁齊人質于空焉

命近於公宮謂子宮近公宮或滿者許稱公宮臣干朔且

反承約侯反有者不知二命干稱行夜行夜得遇人受推

子命謂之不知命命公又愚聞之師曰當去理而無

射之中股及膝謂命公又愚聞之師曰當去理而無

私心則仁矣語錄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

外之與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

皆純乎天理而无一毫之私乃可

雖其制行去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

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躰而悅於苟難子行不為曰君

其當之為貴謂合孔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

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武伯問子路仁乎

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意問克伐行弁與三仁子比干夷齊之

事求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語錄二子

其高後人因夫子不許其仁便以一子之事為不足道此却

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因何而不足以及此就

如好御者便見得二子不易及而仁之體段不可容易看此

○比干伯夷之忠清是有本心忠清定清稟有仁子文子

之忠清只變衷忠清○二子忠清此只就事上談若比干伯

夷之忠清是就心上益結論心明伯夷比干雖無諉回諛討

之事亦已足見仁人蓋比于伯夷之忠清元自仁中出故
云此干之也見待時便是仁若子文文子夫子皆曰吾
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
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
伐然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德言子文子路
仁者求仁得仁以當之○
息者不足言仁○
無幾久而不可言全體○
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至而不可謂之全體○
不特心未無私而事亦○
說來全體不偏是○
而謂其子文一偏之性事當乎理者也是求仁之要子路
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
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
人以仁之全言也○
其不擇言也○
以知仁德之全矣○
不慮猜者○
專心能全此仁則忠○
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耳○
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
楚所謀者無非借王猾反○
夏之事○
楚左傳莊公二十六年
楚微令尹子元

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

崔杼之弑君申齊厚尚以青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

賊安得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於齊焉

無罪疾之其以名為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

如楚楚亦許之而齊齊人隨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

且人曰齊文公二十五年崔杼殺齊君是時用之齊人許之

十六年不怨見二十五年崔杼殺齊君是時用之齊人許之

於春秋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出齊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其崔子非許陳文子請許

子已復反於齊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

內亂慶封為村少崔氏盡俘其家持至無所歸蓋而死齊不

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謙其多文

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頻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

事至其孫乞厚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夫國至也誠簡公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竟到底之言未加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然不仁蓋本章外究

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知有齊以齊我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志清仁之別

以子文子之舉也

必出千伯其之心言

有國無身是忠

察身去國是清

諫君以死是忠

遂國而逃是清

此忠清未是仁

此忠清便是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簡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去

而求禮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

行杜註而晉侯病故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

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

夫子譏之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無思而

於用者人之以義制事則不問於利害之私也語則

又須平心更思一途如此則無不備也周公仲而思之

已定立以惡繼之不惜清治之思莫非所內難動而何
推此求之可見○永嘉陳氏曰若為孝之道則不厭思也
為應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遺舉矣
言之耳

而宣公裳

初惠反

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

夫

之使齊而納賂焉

金履祥曰

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裳

二妃

執獲生宣公

不可

神見于齊侯而

請討之

仲我惡及相而

不宣公

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

齊

哭而過布曰天乎神為不順殺隨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

年季文子

如齊納賂

以請會于

平州以所公位晉公十八

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龍焉公謀而聘晉晉公三桓

信

怒曰

當與

情不從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遂

逐東門

豈非

程子

所謂

私意起而反惑之駭歎

左傳

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裳

公二妃

執獲生宣公

二妃執獲生宣公

長而

屬諸

仲我惡及相而

不宣公

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

齊

哭而過布曰天乎神為不順殺隨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

年季文子

如齊納賂

以請會于

平州以所公位晉公十八

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龍焉公謀而聘晉晉公三桓

信

怒曰

當與

情不從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遂

逐東門

豈非

程子

所謂

私意起而反惑之駭歎

左傳

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裳

公二妃

執獲生宣公

二妃執獲生宣公

長而

屬諸

仲我惡及相而

不宣公

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

齊

哭而過布曰天乎神為不順殺隨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

年季文子

如齊納賂

以請會于

平州以所公位晉公十八

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龍焉公謀而聘晉晉公三桓

信

怒曰

當與

情不從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遂

逐東門

不徒多思之為尚

陳氏曰窮理是思以窮理是思以後

從違尖○先師曰○務窮理明也○皆果斷也○明於方思之先

○子曰韜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

韜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

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通國子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衛公二

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以二楚新昏於南

故出其君以殺宋取鄭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侯與楚師

故衛侯曰立叔武安衛侯殺其子角啞不殺命晉人復衛侯

齊武子為輔子心射殺元而奔晉多衛侯去元而殺士

見其不納秦幣也三十年晉侯使欒黶歸于河神貨諸...
子不納秦幣也三十年晉侯使欒黶歸于河神貨諸...
周禮治歷數元由及命天子親後歸于角...
以若在大山臨故規以衣食爲己飛公子殺蓋元由...
者○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淪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朱
也○謂其不無數險中能沈淪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朱
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淪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朱
語耳然又事二更焉得去且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
○武子九出若智巧之士必且隱與卒得兩全非能沈淪
○至誠然則不齊難險却能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淪
少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以箇愚底人但愚得來
邦好無道能沈淪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朱
之既無道能沈淪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朱
用師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也
玉其卷驚等例之則有以道而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
當是前翰而無之今証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
知是忠齊而無謂之愚也蓋其有道而交帝者易與無道
而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二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
及此知者所礙而不致爲乃若愚而冒爲之非真怨也惟其

右之多與冒為二愚此而之無事可見所以為加拂子厚白
 審武子非無道則恐智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通
 曰武子之患在外故絕之非謂不父族皆與國存亡者此
 而諉於流喻亦不可怪子所謂通也○金履祥曰愚者之
 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不可及也○君子濟出而一
 愚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補此章之意又曰
 程子此段又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此干一係補此章之意又曰
 出公族邦無道之附皆當正教維持箝子以統攝蓋特之能
 有功而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始終以亂亦足箝子自失諫之
 背華於禁又失諫其疑及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則而不諫
 失諫其入也○然殺元而及子段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
 但務於然以兩全之難不可及然君子濟出一以愚為
 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此干一係以補此章之意

邦有道無道

以兩全言

有道不發

○國公語也

以兩全言

有道則知

○國公語也

以兩全言

有道則仕

○國公語也

無道則愚

○國公語也

無道則卷

○國公語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爾遠金履祥曰夫

有匡人之難反備而適陳蓋經宋牼之難主司城首子家后

只自陳適齊有經糧之厄遂如秦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

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

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

章及子孟子未編想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

略於事也斐然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

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

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

子不得中行而子之一節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

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故欲歸而裁

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

及狷者曰狂底却有狂狷可以擊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

道是子所詳言以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

狂簡非中然却做得言商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
 聖人狂簡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
 子之狂簡其狂簡各能成語德行之科一齊被說成得成狂
 求之變值箇成一箇善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說成得成狂
 人成。問孔子成歸而裁之資求曾哲之徒也。是得箇狂
 老。聖人既裁之後何妨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處不難在此
 ○後。程氏曰在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於聖人處不難在此
 然成章者蓋其氣英明賦質堅勁雖及廣大而不昏於
 情。然則其志趣之實太矣非卑下者所能摹擬也。其立心
 制行實不變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
 大。雖可謂而猶有未究高明雖可謂而猶有未
 協。且有琴張曾皙者較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拘焉者矣

吾黨小子

以節言

志大——志意高舉或可進道

不可不裁

以節言

畧於事——過中失平或陷異端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伯夷字元治孤竹人初字子朝路史云

孤竹炎帝後裔

孤竹君之二子

伯夷字元治

孤竹人

初字子朝

路史云

伯夷字元治孤竹人初字子朝路史云

伯夷字元治孤竹人初字子朝路史云

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
此名字之刻善惡書附會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介孤特而有宜若無所容矣謂人必當去怨然其所

惡鳥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

舊惡此清者之量法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歸

介紳宜其惡二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

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此与顏子不迁怨意思相似

蓋人之有惡我不足畏其人曰是惡其

不立惡朝

此公之注

已若無所容

夷齊○不與惡言

此公之注

人亦不甚怨

不念舊惡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醢呼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

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為美市。
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事大
小，理无。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
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
都死。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他語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
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
尤痛切。○馮氏曰：人謂申張剛，夫子以慈知其非剛，人謂文
仲，知其非直。夫子以君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
隘，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直

以之謂直

以之謂直

有不謂有
無不謂無

不得為直。此是
曲意。

各有不同

父隱其子
子隱其父

直在其中。此知
順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
以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恭，足將。

足過也

語非足者謂本節如此我非以爲未足而添足之然

如此則

謂若本節如此則我自是足了乃不是足此則字

皆有意程子曰左立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立明非傳者

先友鄙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立姓而明各傳

春秋音乃左氏耳語解左立明所取巧言左傳必非其所

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補氏曰此雖去穿窬

謫詐以取悅謂謀願者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

不獨其陳貨則而此若過論以事人匿怨而面交其所包藏

故可耻有甚於穿窬也左立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立亦取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直也語解居心忠其人而外去交也孔門編排此

勤長便做符這處可耻事出來○黃氏曰巧令足恭謂人也

其可耻者卑賤而已然外友奸人也其爲後論尤可恥○

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率微生

高是教人微事亦謹守左立明是教人表裏如一

以爲益

穿窬

巧言

令色

豈不可恥

論語五卷廿三

恥

定表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

是也

易燃辭上子曰勞而不伐

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

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道也

字子路是治簡答字。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

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而

之所任有可謂篤而用之可謂實矣至及顏子則又安焉

也矣施蓋存乎公俾而無物我之問也孝者有志於求仁則

之事可以

子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信之以信，少者懷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若我養之，以安而後

方安於我，下此。語錄問孔子幸此三者莫是以朋友是後

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是以前說

下之人，否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

況與子路皆足就休用上說。故前說為勝。○程子曰：夫子

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不能格，仲由能如小物事，尚志

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曰：願子孔子皆將已

與物對說，子路便得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

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

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讓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

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

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直爾爾，語錄子路只是願車服與

善文，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肥人之不能，是

知自己。身上自有這工夫。顏子只就性分上。聖會無伐善。施
勞。草服不足言矣。然此之孔子。則顏子。則有善勞在。若孔子
實不見有底迹了。○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
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
子。而顏子底密。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
夫子。則華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所以其肯次。洒落
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希。礙則會者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
及。猶子地血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子路之勇。決而往
其各端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輔氏曰。子路雖有魯
氣。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子路是行之。○事浴
沂之習。崇其儀。亦有不與。曾點是知。○子路是行。○事浴
沂之志。雖未能。然如曾點。以子夏而孔子尚不假。蓋焉。子
路自其被盟。而與人共其輕。○私欲不問。○其天聖之周旋
。曾於魯點。與人同。適之仁。豈不可。○金履祥曰。子路言志。亞
於曾點。是得行。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如勞事人所不。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
之意。至於天子。則知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

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

若宜

友

約音

以御馬而不以制件。人

知羈約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約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

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此語錄問夫子如

夫子頽路之志

以禮入於齊

無伐善無施勞

以禮入於齊

皆與物共

以禮入於齊

老安少懷朋友信

以禮入於齊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

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慙終
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
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訟最攻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
所著振源力固難說出味意思便省微了。慈氏曰不曰不
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通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以能自訟言

悔悟有期似此者鮮

過。

以能自訟言

悔悟深切似此尤鮮

已矣乎 其然不得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立者焉不如立之好學也

正馬如字居勢上
句如去去去

十室小邑也

補疏

金履祥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
半之宅在邑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

家十室之邑其言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於得至道難聞
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一曰夫子自言好孝固足誦然與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孝
 哉不。先師曰忠信之實聖人與人與此美耳好孝之至則充
 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孝所以與此美質而絕為德
 美質之不可恃而孝力之所當勉如此美質而絕為德
 之誠不成立文雖按註疏音焉如煙讀與下文故朱子既首
 上字且云焉

十室之邑

以至道難聞言

以美德易得言

好學

信

忠

不如兵

必有如立

當知自

論語卷之五